

楔子

雷聲轟隆，一道道白光劃過烏雲密佈的天際。

瞬間，巍峨皇宮籠罩在滂沱暴雨中，一名頭髮花白的老太監踉踉蹌蹌的跑進大雨中，沾著髒泥水的皮靴快步的越過中殿，再抄小路的左彎右拐奔進東宮。

不久，一群大內高手亦腳步迅速的朝東宮而去。

雷雨聲中夾雜著鏘鏘刀劍交擊聲，空氣中，隱約嗅得到濃重的血腥味，沒多久，東宮的階梯上倒臥了一名又一名慘死的護衛，他們濕熱的血濺濕台階，隨即滲入急驟奔流的雨水中。

殿宇後方的陰暗處，一個嬌小身影緊緊抱著一個襁褓中的嬰兒，在快步穿過掛著紅絹燈籠的長廊後，她奔入大雨中，不時的回頭看，又是一聲響雷，白光陡地一閃，映亮她那張稚嫩又充滿驚恐的少女臉孔，臉頰上的水已分不清是雨是淚。

轟隆一聲，又是一聲巨雷。

「哇！」懷中的嬰兒哭啼出聲。

少女臉色慘白，一手急急的摀住嬰兒的唇，不敢再回頭望，她腳步不歇的奔過後方院落，來到假山旁，她跪了下來，瑟瑟顫抖的手在泥濘的地上拚命的摸索，終於，她按到一個機關鈕，假山開了一個小縫，她跌跌撞撞的奔進去，假山的門再度關閉，也為她跟嬰兒尋得一線生機。

暗夜中，冬風凜冽，雨勢未歇，東宮被血洗，明亮燈火下，雕梁玉柱被鮮血抹紅，宮奴、僕佣倒臥血泊中，太子、太子妃及他們剛出生的男娃都遭遇死劫。

再一個月後，臥病在榻的皇帝駕崩，年僅五歲的二皇子繼承帝位，是為神烈元年。

第 1 章

神烈五年

春寒料峭，一輪皎潔白月高懸天際，柔柔月光照亮繁榮的南城。

夜已深沉，環繞南城的長長運河上，船隻靜靜停泊，街道上，商家關門，不見行人，而一棟古色古香的清幽宅第就靜靜的矗立在巷弄間，黑瓦土牆的大門上方掛著一面寫著「仁醫堂」的匾額，厚實門板上，還貼著亮澄澄的大紅春聯，透露出年味仍在，其實，元宵節慶也只過幾日，大街小巷熱鬧了好幾個晝夜，直至今晚才恢復寂靜，但這個夜晚，又要不平靜了。

雜沓的馬蹄聲打破寂靜，由遠而近，接著是好幾聲馬匹的嘶鳴聲。

「砰砰砰……開門！開門啊！」

大門被敲得砰砰作響，還有幾聲吼叫。

「誰啊？大半夜的吵人啊。」

老管家頻打哈欠，撐著濃濃睡意，一手拿著燈籠，另一手才拉開門栓，大門就被撞開了，他一個退後不及，踉蹌跌坐地上，連手上燈籠都落地著火了。

「唉呀，誰這麼粗一」

話還沒說完，就見到幾名黑衣人攙扶著一名高大的男子衝進來，接著，一名約二十多歲的男子又緊跟在後，老管家呆若木雞的看著這幾人，還沒反應過來，另一名黑衣人竟駕著馬車強行闖入，他嚇得屁股連連往後挪，就怕被撞到了。

沒想到，還有呢！馬車後方，又跟進三名騎馬的黑衣人，每一人又各拉一匹駿馬進門，就這麼一會兒功夫，他們這中藥堂拿來曬藥材的大前院便被佔去了大半位置，老管家目瞪口呆，都傻了。

「大夫！大夫呢！」

一群人兇神惡煞般的推門進入偌大的廳堂，還逕自點燃燈火，一見這充滿藥香味的廳堂，一大櫃面的各式藥材、拿藥處、診脈處，還有一間針灸室後，兩名黑衣人立即走針灸室，將裡面的一張單人床鋪拉到廳堂，再將受重傷的主子放上去。

老管家這時才回了神，跌跌撞撞的跑進來，正要衝到後頭去喊人時—

傅耕民已經走出來，身後還跟著一名胖胖的小廝。

老管家連忙跑到他身邊，「老爺，他們這一大群人就這麼闖進來，連馬車、馬兒都拉進院子了！」

「無妨。」傅耕民年約五旬，有一張斯文的臉孔，看病的藥堂突然闖進近十個人，但他看來相當鎮定，目光一一看過眾人，「我就是仁醫堂的大夫傅耕民，這位就是病人吧。」他直接走到躺臥在床榻的男子身邊，回頭喊了一聲，「小煜。」

這一喊，那名小廝立即俐落的端來椅子，讓傅耕民坐下，再拿脈枕將傷者的手腕放在其上，讓傅耕民把脈。

傅耕民這一聽脈，心陡地一沉，臉色凝重的道：「快將他上衣脫了。」

小煜明白上前，但幾名黑衣人動作更快，將男子的上衣脫掉，幾人齊齊倒抽了口涼氣。

傅耕民雖然已猜中幾分，但這一看，也不由得變臉。

男子赤裸結實的右胸上方有兩片勾子狀的刀片沒入胸肌，卻因為這暗器淬了毒，所以，此時在皮下呈現一團凸起的烏紫色，還有蛛網狀的黑線緩緩的往左胸及腹部蔓延。

狼蛛毒！傅耕民抿緊了唇，狼蛛是多年前外族進貢的毒物，色彩斑斕，毒性極強，還曾有幾名宮奴在不知情下被咬，中毒身亡，另有兩名被咬的嬪妃，他雖然盡心治療，還是回天乏術，這名男子怎麼會中此毒？

他按下心中的震驚，看向小煜，「快到我房裡，將彩御丸拿來。」

小煜一愣，那是傅大夫曠日廢時、煉製幾年才成功，堪稱可以起死回生的救命丸。

「快去！」傅耕民催道。

小煜回了神，很快的跑開。

此時，一名袍服打扮的二十幾歲男子愧疚的開了口，「我明明替爺把了脈，竟然不知道爺已經中毒了。」

爺？傅耕民看了他一眼，再看著躺在榻上昏迷不醒的年輕男子，他相貌俊美，但面容隱約蒼白外，臉上確實看不出有中毒跡象，但這也是狼蛛毒能殺人於無形的主因。

「咱們都跟著爺的，爺是什麼時候中了暗器？怎麼我們都不知道？！」

「咱們還讓爺一路帶著我們，我們算什麼下屬？！」

幾人懊惱自責聲不斷，小煜已快步返回，手上多了一只小小黑瓷瓶。

傅耕民立即倒出兩粒，眾人隨即聞到一股濃郁的藥香味，看著他將黑色藥丸塞入主子口中，再略微抬高脖頸讓主子嚥下後，吁了口氣，才直視著他們道：「你們這位爺身受重傷、毒入內腑，應該不是三、五天的事了。」

幾個人面面相覷，卻無人開口。

他們跟隨主子南下查緝一樁牽連極廣的皇室祕案，沒想到遭人埋伏，一路被追殺，折損不少人，

主子帶著他們奮力反擊，直到昨日將那些人徹底殲滅，主子也昏厥了過去，他們才知道主子受傷，算算，已有七日。

「是我的錯，爺受傷已有多日，但我只察覺到爺臉色蒼白，即使把了脈，卻察覺不出脈象有何異狀。」潘伯彥很是自責。

「不能怪你，狼蛛毒非一般毒，潛伏在體內，沿著血流緩慢毒發，外觀不會有異狀，直到形成蜘蛛網狀時，才會脈象浮動，但也意謂必死無疑。」傅耕民沉重的說著。

必死無疑？！眾人臉色丕變，除了潘伯彥外，他怔愣半晌才道：「傅大夫說的是天下奇毒狼蛛毒？！這毒我聽說過，也曾到太醫院看一」他倏地住口，驚覺自己說了不該說的話。

太醫院？！傅耕民心裡暗驚，這些人果真與皇宮有關，想起自己刻意隱瞞的身分，下意識的，他不想與他們有太多接觸，他將手上的黑瓷藥瓶交給潘伯彥，「這藥是我親自研製的解毒丸，只能延緩毒性繼續蔓延，卻無法解狼蛛毒，各位還得再另覓良醫。」

但沒人伸手去拿，這一行人互看一眼後，一名外貌粗獷的男子開口。

「實不相瞞，咱們在來到仁醫堂之前，已找了多名大夫，但沒人看出我家爺中毒，就連一」鄧風火大的瞪了潘伯彥一眼，「自稱醫術過人的那傢伙，也一樣。」

「是啊，請傅大夫幫忙救命吧。」潘伯彥不介意被譏刺，只希望能治好主子。

傅耕民面露為難，「這爺的毒傷得外敷內服外，更重要的是得扎針驅毒，但我的手曾受過傷，能替人看病，卻無法替人針灸。」

「胡說！我們打聽過了，你被人稱做神醫善針灸，下針神準，在南城可是遠近馳名。」鄧風忍不住怒聲咆哮。

「你跟那些大夫都一樣，怕遭了池魚之殃，不敢幫忙吧！」高瘦黝黑的段宇惱火的忿忿出聲，幾名黑衣人也激昂變臉，鏘鏘鏘的同時拔刀，將一把把森冷刀刃架在傅耕民的脖子上。

「傅大夫不醫咱們的爺，咱們就拿你這條命陪葬！」鄧風撂下狠話。

氣氛僵滯，所有人站立不動。

老管家跟小煜嚇得瑟瑟發抖，惶惶不安的看著自家主子。

潘伯彥雖然也是大夫，但他沒有制止鄧風等人的行為，因為此刻在場的都是主子的心腹，大夥全讓主子救過命，主子若死了，他們自然也不會苟活。

這群人看來是豁出去了。傅耕民看著架在自己脖子上的幾把長刀，額冒冷汗，不得不屈服，「這麼吧，這位應該也是大夫，我口述，就由他扎針吧。」

他看著潘伯彥，沒想到，潘伯彥卻搖頭了，「不是我不願意，只是，若我沒記錯，狼蛛毒要下針驅毒，得以循經取穴的針灸手法，補瀉得當的調整體內血之陰陽、虛實、寒熱，手法相當複雜，並非可以一人口述一人扎針。」

「這自然是下下策，但我無法下針亦是事實。」傅耕民沒有否認。

「該死的，潘伯彥，你拖拖拉拉幹啥？！什麼循經補瀉的，爺現在昏迷不醒的躺在那裡，你就照傅大夫說的做就是！」鄧風這個脾氣火爆的都快氣瘋了。

「不行，《黃帝內經》中提及針灸補瀉原則虛則補之，寒則溫之，菀陳則除之，邪盛則虛之。補瀉得當，事半功倍，要是相反，火上加油，豈能輕率為之。」一向斯文的潘伯彥難得動怒，攸關主子的生命，怎能不慎重。

兩人大眼瞪小眼，沒人妥協，氣氛再度陷於緊繃。

只是，在場明明有兩個大夫，卻沒一個能下針，這是老天要爺死嗎？！眾人一時之間，還真的欲哭無淚，不知所措了。

「他奶奶的！既有針灸室，怎麼可能無人扎針！」鄧風又悶又氣的大爆粗口，他將手上的刀直接頂在傅耕民的心臟位置，臉上鐵青的咬牙道：「傅大夫，我鄧風一向就不是個斯文人，我跟我家主子在戰場上殺敵，砍了多少頭顱，眼眨都不眨一下，可我這條命是我家爺救的，今兒我救不了他，你跟我就一起陪他下黃泉，不對，還有那抖個不停的一老一小。」他嗜血的黑眸掃向老管家跟小煜。

「老爺……」老管家跟小煜面露乞求，他們還不想死啊。

「沒錯，鄧風說的對，既有針灸室，肯定有下針之人，何況，那裡看來並未被棄置不用。」潘伯彥也氣憤的看向傅耕民。

傅耕民見所有人都冒火瞪視著他，一副你不下針，咱們一群人便一起陪葬的模樣……難道還是無法避開？這群人代表的就是麻煩，他一點都不想讓女兒陷入這團麻煩中啊。

他輕嘆一聲，不得不坦承，「好吧，下針的其實是我的女兒，只是，她男人早逝，只留下一個女娃兒，但我女兒有一張惹眼的面孔，想要將她納為妾的男子太多，若是再加上高明醫術，怕是會增加更多不必要的困擾，所以我會跟病患拜託，別讓他人知道是她扎的針。」

喏！美人兒，他們主子在宮中看過多少？主子府中的妻妾哪個不是美人？！這該死的大夫拖拖拉拉的，竟然只是怕女兒的美色曝了光，他們會強搶民女還是對她如何嗎？他們又不是禽獸，當然，也非長舌公一族！

鄧風跟段宇互看一眼，眼裡的不屑透露兩人有相同的心思。

「請她扎針，我們對外絕不會說什麼的。」潘伯彥急急的請求。

「可是，除了胸口上的傷，光這狼蛛毒要完全拔除，至少要扎針半年，而且，你家爺胸口的傷一旦切開，就不好移動，否則，體內的毒會走得更快。」

「夠了！別再囉里囉唆了，叫你女兒出來，不然，我們自己進去抓人！」鄧風抽回刀子就要往後方闖。

「不必麻煩了。」

一道清脆嗓音突然響起。

聞聲，眾人齊齊朝聲音來處看過去，乍見從竹簾後方走出來的美人，個個怔愣，她身穿素雅的月牙色裙服，柔美嬌小的身姿步步生蓮，身上有股天生的優雅氣質，膚白似雪，粉唇如櫻，那雙澄清如靜水的黑白眼眸不見畏懼。

幾個人驚为天人的目光，傅雨柔早已習慣，所以，她只是走到床榻旁，她身後還跟著眼眶泛紅的丫鬟中玉，亦步亦趨的，都快貼到她後背了。

她好笑的回頭看她一眼，示意要她退後一步。

中玉長得圓潤，乾乾淨淨的一張臉是色如土灰，她就是害怕嘛，但還是乖乖的後退一步。

傅雨柔趨近，看著年輕男子的傷口，再抬頭看向父親，「爹，我知道怎麼處理。」

傅耕民也只能點頭，而且，從她淡定的神情中看出，她應當在後面已聽到不少了，這孩子，一向能忍，也比他人沉得住氣，是個慢郎中，就不知這個性是好是壞。

「中玉，把我的藥箱拿來。」傅雨柔又說。

中玉吞嚥了口水，害怕的穿過那些黑衣人，從針灸室裡拿出一只黑色藥箱，再顫抖著走回主子

身邊，看著主子沉穩的從藥箱裡一一拿出紗布、針線、夾子及一支利刀。

其實，她們主僕在竹簾後面偷看也偷聽好久了，她是冷汗直冒，但比她大沒幾歲的主子卻是冷靜聆聽，神情偶而擰眉，但與尋常一樣，沒有太大波動。

「小姐，妳小心啊。」中玉還是忍不住顫抖的開口。

傅雨柔神情沉靜的點頭，開口說的卻是，「請你們按住他的手腳。」

這一柔聲下令，不少人才從她驚人的美貌中清醒過來，尷尬的上前，只是心裡不免疑惑，主子都陷入昏迷了，她還要他們按住他的手腳？

潘伯彥、段宇、鄧風及另一名黑衣人分別按住主子的四肢後，就見她以藥水沾上紗布擦拭刀身後，一手拿刀，一手拿著準備吸血的白棉布，俯身就要下刀—

「姑娘不必先塗些麻沸散以減輕爺的痛楚？」同為大夫的潘伯彥忍不住開口提醒。

傅雨柔動作一頓，擰眉看向他，似在思考什麼？久久，久久，久到潘伯彥等人都不懂她為何不動，但也只能耐著性子看著她，等著她要說什麼？

只有傅耕民、老管家、小煜跟中玉明白，這是她多年來的習慣，碰到一些需要思索的事就直盯著某人細想，可眼裡並不是真的看著這個人。

但潘伯彥可不知，且他也就二十四歲，還沒娶媳婦兒，一個粉雕玉琢的美人兒瞅著自個兒看得目不轉睛，他被看得臉紅心跳，也說不出話來了。

「咳，雨柔，大家都在等著妳開口呢。」傅耕民不得不開口喚她。

她緩緩的直起身，將刀遞給潘伯彥，心平氣和的說：「那就潘大夫來處理吧，這屋裡的任何藥材都可以任意使用。」

潘伯彥錯愕的看著那柄小刀，都不知該不該接過手。

她想這麼久就去這句話？鄧風一呆一愣，差點沒飆粗口了，只是，面對這張清豔絕倫的娘兒們，莫名的，他還真的不好爆粗口，只能轉個對象，粗魯的拍了潘伯彥的肩膀一下，「我說潘伯彥，你別打岔行吧？爺忍得住的！在戰場上，比這更可怕的傷爺都受過了，俺也沒看過爺哼過一聲。」

「狼蛛毒的痛非比尋常，爺可能是痛昏過去的一」潘伯彥憂心忡忡的頓了一下，像是想到什麼，他再度看向眸光瑩潤的傅雨柔，口氣有不滿但也有形容不出的尷尬，該是剛剛被她的美麗攝去魂魄似的困窘吧，「傅姑娘既知道我姓潘，還是名大夫，顯然已聽了不少，然而，人命關天，竟遲不出面，姑娘的心也太狠了。」

「是嗎？我剛剛也一直在想著，一群拿著刀子恐嚇不醫治病患就要大夫陪葬的兇神惡煞，他們的主子會是個好人嗎？」她神情平靜的說著，「我若救了他，日後要是因為他而死了更多好人，請問，我到底是救了一個人還是幫忙他殺了更多人？」

一席話竟讓潘伯彥無言以對，的確，他們一群人闖進來也沒表明身分，就拿刀逼迫，怎麼也站不在理字上，他澀聲道：「是我們魯莽了，但事有輕重緩急，還請姑娘見諒，快醫治我家爺吧。」潘雨柔沒有再說話，只以沉靜明眸一一巡視過眾人，似在確定無人再有異議後，她看向父親，他朝她點點頭。

她暗暗的做了個深呼吸後，持刀俯身輕輕劃過男子胸口腫脹發黑的皮肉，黑血湧出，她以白布微壓，一次又一次的，一團一團沾染黑血的布被棄置在地上的鐵盆裡，待血不再湧現後，她洗淨手，以布擦拭雙手，再拿起夾子，夾住傷口內那薄薄的勾子，「將他按好，別讓他亂動。」她再次叮嚀後，才略微施勁，緩緩的要拉出卡在胸膛內的勾子。

「呼呼呼……」年輕男子發出痛苦的急喘聲。

鄧風等人見主子一張俊臉扭曲蒼白，額冒薄汗，雙手握拳，似乎正極力的忍著劇痛，但昏迷的他下意識的要掙脫箝制，不時的掙扎著，他們愈壓愈使力，卻也更感覺到他的痛苦。

「姑娘快點！我家主子一定很痛。」鄧風還是按捺不住的吼了動作慢條斯理的她。

「不行硬拉！這勾子抓得很深，而且，看來並不只是一把勾子。」傅耕民也在一旁幫忙看著。

「沒錯，千萬別硬拉。」潘伯彥看得更清楚。

在一旁的幾名黑衣人也發現到了，這只薄片雙勾暗器比他們預料中的都還長，而且兩個尾端呈齒列狀，嵌進骨肉內相當的深。

黑色的血液隨著拉出的勾子愈流愈多，傅雨柔甚至得以刀片切挖進血肉，才能將後方刀片拉出，她可以清楚的感覺到男子的痛苦，她突然覺得很不忍心，若知道這暗器扎得這麼深，她絕對會先使用麻沸散，但為時已晚，她只能盡力縮短時間，終於，她瞬間拉扯出這只齒勾暗器後，男子突然痛吼一聲，整個人彈身坐起，黑眸瞬間睜開—

只差咫尺，男人掙掙痛楚的俊臉幾乎要撞上傅雨柔的臉龐，「呼呼呼……」溫熱的氣息噴呼在她臉上，她倒抽口涼氣，直覺的往後拉開距離，一雙沉靜明眸也略顯慌亂，好震懾人的殺氣！

「爺！」幾個人用力的扣住梅城桓的手腳，他再度跌回床榻。

「呼呼呼……」他痛得喘氣，嘴角逸出黑色血絲，黑色血泉不斷從他受傷的胸口湧出，看來相當可怖，但一雙犀利黑眸緊緊的鎖住傅雨柔那張陌生而美麗的臉龐。

傅雨柔已回過神，神情鎮定的以乾淨白布一再擦拭他染血的胸膛，一邊開口道：「我要下針止血，才能處理他的傷口。」

「止血？不是應該讓毒血全流出？」鄧風又開口了。

她習慣性的再看向他，也不說話，也不動作，到底誰才是大夫？

鄧風是個粗人，跟傅雨柔一雙明亮星眸直勾勾的相望，不自在的撓耳搔頭。

「一定要先止血，不然，爺大量失血下去會有生命危險。」潘伯彥著急開口。

「大夫……妳……妳是大夫？該死……只找到娘兒們，你們這些飯、飯桶……呼呼呼……還不放手！」梅城桓的胸口充塞著一股被沉沉壓迫的劇烈痛楚，像是被壓了千斤萬斤的石塊，他痛得都要窒息，喘的讓他連一句話都無法說得完整，這幾個該死的下屬還硬壓著他四肢不放！

潘伯彥等人臉色丕變，急急鬆開壓制的雙手，愧疚低頭。

梅城桓全身更不舒服了，胸口的痛楚像有人拿了火焰在燒他的五臟六腑，這發燙的燒痛感還一路往腰腹蔓延，痛得讓他幾乎要昏厥過去，他不得不咬緊牙關，也逼自己維持清醒。

只是，他痛楚的眼眸對上娘兒們那雙沉靜得不見波動的明眸，忍不住暴喝出聲，「看什麼？不是要下針止血！」

傅雨柔定定的看著面色蒼白的他，卻是將手上的白布交到潘伯彥手上，但話還是對著他說的，「爺要是看不起娘兒們，現在就可以命令你的人把你抬出去，我跟我爹原本就不想救你的。」這一席話的口吻沒帶半點火氣，說得雲淡風輕，卻也因此更惱人。

「妳說什麼？！」梅城桓強忍著痛，再度咬牙咆哮。

「我說，是爺的人拿了好幾把刀架在我爹的脖子上，逼得我不得不出來替你扎針，可我看得出來，爺也不想讓我醫治，那麼，何不成全彼此？」她嫣然一笑。

美人一笑，傾國傾城，但沒人敢多看一眼，梅城桓暴怒的黑眸正射向眾人。

眾人開始七嘴八舌的說出前因後果，包括只有這家大夫看出他中了狼蛛毒一事，他們也是不得已的。

竟然是狼蛛毒！哼，皇宮裡那一位給的「驚喜」還不小，待他回京後，他一定要她加倍還回來！陰鷲黑眸露出一抹嗜血光芒，他再看向仍靜靜站立的美人兒，「既只有姑娘能扎針就快扎吧。」眼下，為了活命，他也沒別的選擇。

他似乎聽到她輕嘆一聲，他難以置信的瞪著她，「妳嘆什麼氣？！」

「我以為我們有共識。」

她平靜的看著他，腦子仍在思考，這種人真要救嗎？雖然習醫就是為了救人，但瞧瞧他們這一群人夜闖又威逼的求醫行為，還有這個主子醒來後的態度也這麼差，本以為他會傲氣離開，怎麼就妥協了？她真是失望透了。

「傳姑娘，請妳快下針吧。」潘伯彥瞧她似乎又陷入思緒，忍不住開口催促，他一隻手可還拿著白布替主子按著傷口呢。

她沒看他，仍直視著受傷的男人，輕輕抿唇，再抬頭看向父親，她知道爹不想看這名病患的，但爹對著她點頭……

「我的姑奶奶，妳可不可以快一點啊。」鄧風是個急性子，都快抓狂了。

這些人真的很讓人反感，她無奈的再看向躺在床榻上似乎也正要吼她的男子，「我可以扎針，但一針扎得會比一針還痛，請你儘量忍耐，要扎的針可不少。」

「該死的，就做妳的事，哪來那麼多廢話！」

梅城桓再次咬牙怒吼，著實是身子愈來愈多地方如針刺般的燒痛，這女人還慢吞吞的，要做不做！又吼？！她深深的吸了一口長氣，好壓抑頻頻要冒上胸臆間的怒火，她現在一點都不後悔沒給他下麻沸散，這種人根本不值得對他太好，待會兒下針，也不必太客氣！

「爺—」眾人早已習慣梅城桓的暴躁脾氣，但怎麼說此刻面對的也是個俏生生的美姑娘，還是要醫他的人，這麼吼她，實在有些惡劣，何況，他的生命可說是操在她的手上，萬一她火了，怒了，亂扎一通可怎麼辦？或是再來那招，你急你的，我就刻意慢慢來？！

眾人心都沉了！因為，傅雨柔的確是慢慢來了。

她先要中玉端一盆微熱的清水來，她將雙手緩緩洗淨，再以布巾緩緩擦拭雙手後，讓中玉將她慣用的針灸包在一旁的長桌上攤開，近百根長短不一的一排銀針映入眾人眼簾，她卻若有所思的看著那些針不動。

即使每個人目不轉睛的盯著她，即使梅城桓冒火的黑眸狠狠的瞪視著她，但她不急不慌，嘴角微揚，一針一針慢慢下，還時不時的將手搭在他的手腕脈門上，觀其臉色，再下一針，有時下得快一點，但大多時候，下得極慢，手法也相當複雜，但烏龜般的速度更讓眾人煎熬。

但旁人只是看，梅城桓卻真真實實的感覺到痛，而且，不是普通的痛，她的每一針都像扎在他的心坎上，痛得他好幾次都差點抽氣出聲，想咆哮吼人。

最終，梅城桓放肆的黑眸直勾勾的鎖在她那張美得出塵的臉上，雖然不想承認，但瞧她沉靜又專注的神情，他多少可以轉移點心思。

終於，他眉宇從痛楚攏緊到漸漸和緩下來，不知何時，天空已經泛出魚肚白，他再度昏睡過去。一抹晨曦劃過黑暗天際，金瓦紅牆的太后寢宮內，桌上燭火忽明忽暗，床榻上的紗帳被拉了開來，三十二歲的皇太后一雙含著淫慾的明眸，肆無忌憚的看著從她床上起身的單親王。

龍眉鳳目的單岳勳全身赤裸的下床，將昨夜散落一地的衣物一一拾起穿上。

「親王要走了？」她凝睇著他俊俏的側臉。

「與太后『議事一晚』，是該離開了。」單岳勳回頭看她一眼，繼續著衣。

皇太后走下床，一樣裸著身子，從他後背抱住他，「哀家不想你走，你回去還跟王妃翻雲覆雨嗎？」她的口氣裡有滿滿的妒嫉。

他轉過身來，看著眼前面如桃花的她，「宛宛是本王明媒正娶的妻子。」

她啐了一口，「那又如何？你愛的是我。」

他勾起嘴角一笑，「妳是太后。」

這話似乎令她惱火，她想也沒想的就踮起腳尖，主動吻上他的唇，雙手拉著他的手去碰她的身體，她以火熱的吮吻要再度燃起他的激情。

因為她是太后！所以，她要他的眼裡只能有她，她不願意讓他還留有精力去碰他的妻子！

「妳這個淫婦！」單岳勳眸中燃起火苗，粗喘著啃咬她的唇瓣，一把將她抱起後，再度回到床上，狠狠的再次要了她。

她吟哦出聲，要他的動作再粗野些，再說些淫穢私語，要他邪惡，更邪惡後，她再次得到狂亂的極度歡愉，喘著氣兒緊緊的抱著他汗濕的裸體。

「滿意了？」單岳勳低聲笑著。

「嗯，」她的纖纖玉手抬起，輕撫著他額際上熱燙的汗水，「昨晚的事是真的？你的消息沒錯？」單岳勳放開她，坐起身來，眸光閃過一絲冷光，「沒錯，再過幾天，梅城桓的死訊就會傳出來，這世上，就本王所知，還沒有人能解得了狼蛛毒。」

皇太后跟著坐起身來，青絲散亂，全身上下有他啃咬吮後的點點紅痕，激情後的身體透著抹嫣紅，一雙迷濛眸子充滿著笑意，不得不承認，她真的是美麗誘人的，只是，野心太大，除了打著垂簾聽政的主意外，在情慾的需索上，更是如狼似虎。

「輔佐幼帝的多名輔國大臣中，哀家最討厭的就是他，」皇太后看著他，「一旦他死了，空出的相爺位置，哀家就作主讓你遞補。」

「太后是想要本王死？！如此一來，外人不都知道是本王派人殺了相爺？」

她微微一笑，「我還以為你比哀家聰明呢，眾所周知，梅城桓不是在京城嗎？他對外宣稱他生了病，到京城近郊的梅家老宅養病，一律不見客呢。」

單岳勳一笑，「所以，在南城死掉的又怎麼會是梅城桓？只是一」他執起她的下顎，「太后還是不能告訴本王？梅城桓得親下南城坐鎮查的皇宮舊案是什麼？」

她臉色丕變，一把拉掉他的手，「你快離開吧，宮女再過不久就會進來侍候梳洗了。」

「太后還是不相信本王，真讓本王傷心呢。」他笑說著。

皇太后臉色嚴肅，她的母族不顯，所以，就算她進宮成了妃子，也不得皇上恩寵，沒能生下一兒半女，若非五年前的那場宮變，皇帝命她養育二皇子，今日，她何來太后之位？

只是，其中的佈局，她一直以為無人知曉，沒想到，在當年宮變中逃過一劫，還讓皇帝在垂死之際，命他為輔佐幼帝的輔國大臣的梅城桓，卻在這一、兩年開始調查當年的舊案，還真的讓他查到線索.....

單岳勳下了床，逕自穿妥衣服後，看也沒看床上的女人一眼，步出太后寢宮。

一出寢宮，他的眼神變得極為複雜，成了太后的入幕之賓三年，他很清楚，一旦他沒法滿足她的

慾望，這寢宮，他是踏不進來了。

但她有她的野心，他也不是笨蛋，若即若離、欲擒故縱，讓她離不開自己，未來垂簾聽政的是誰還不一定！

天空已經半亮，幾名宮女提著燈籠，穿過長廊，一見到風度不凡、相貌出眾的單親王，個個粉臉兒一紅，羞答答的行禮，再起身時，單親王已大步離去。

她們都是太后的人，入夜前，單岳勳就進了太后寢室，直至天明，而這段時間，她們都不能近身侍候。

單親王是太后的男人，雖然是公開的祕密，但私下，她們也不敢議論，那可會惹來殺身之禍，但處在這個權力鬥爭的血腥皇宮裡，多的是不能說的祕密，待久了，人心都會被腐蝕的。

第 2 章

梅城桓高燒昏迷六個晝夜，直到第七天才真正退燒清醒過來，鄧風、段宇等幾名守在屋裡的心腹差點高興到落下男兒淚。

梅城桓一清醒便問了些問題，讓他們立即排排站的回答。

梅城桓從屬下口中得知，他們這一群人目前暫住在仁醫堂的南院。

這裡原本就是傅家父女讓一些需要長期治療的重症患者入住的地方，而仁醫堂裡，除了傅耕民跟傅雨柔父女外，還有傅雨柔的五歲女兒沈淳淳，老管家跟負責煮飯的林婆婆是一對老夫妻，另外，還有一名小廝小煜跟一名丫頭中玉，人口簡單，生活作息也正常。仁醫堂在看診時間，會有一名帳房跟兩名抓藥的夥計來上工，這三人都是南城居民。

傅家父女說來很會用人，這幾日，除了五歲女娃外，其他人雖然進進出出的，但都口風緊得很，無人在外碎嘴仁醫堂有一大群外地人入住。

「所以，爺可以安心的在這裡把傷養好。」鄧風笑著說。

梅城桓蹙眉，一手撫著乾淨的下顎，回想幾天前，他在客棧的房間內洗浴，幾名黑衣人破窗而入，他一人難敵數手，才中了其中一人的暗器，接下來，他的人雖衝進來護衛，但黑衣人人數之多，他只能在自己人的掩護下匆促穿衣，帶著眾人一路破敵，那群人數量太多、功夫極高，他太小看宮中那個女人，竟然有這麼一幫黑衣人替她賣命，要他如何安心？！

鄧風不知道主子在想什麼，只能猜著說：「爺淨身、洗臉跟刮鬍子的事，都是我親自侍候的，爺的衣物也是段宇跟兩個兄弟洗滌晾曬，就跟在軍中一樣，對了，考量咱們人數眾多，吃食也都是咱們自己人外出購買，沒麻煩到傅家人。」

梅城桓點點頭，靠坐在床榻上，忍著胸口隱隱抽痛的不適，再看著眾人道：「確定『沒有人』跟上來？」

「沒有，這幾天一再確認過了。」段宇這幾日都帶了人外出潛伏查看，並未見到任何可疑人物。

「爺究竟是在何時中暗器受傷的？！我們這些屬下實在太沒用了。」鄧風問出眾人心裡的疑問，也說出心中的愧疚。

梅城桓將當時的情況大略說了，「怪不得你們，我是在跟對方近身打鬥時被射中的，傷口不見血，刀片又小，你們衝進房時，只有拚命的份兒，分心注意就是死，」他沉沉的吸口長氣，「這一連

打了幾天，現下就算解決了那幫黑衣人，我們也不能在此久待。」梅城桓擔心皇宮有人趁機作亂。

「可是傅姑娘說，爺的傷勢至少要等到胸口的外傷癒合了才能行遠路，而且，要拔除在爺體內的毒更得夜夜針灸，時間須半年。」鄧風說。

梅城桓低頭看著赤裸的上半身，胸口上纏著布條外，蛛網狀的幾條黑紫線在胸膛上仍清楚可見。

「傅姑娘說的是真的，爺這毒，伯彥都跟我們大家解釋過了，他在太醫院的病歷上看過。」段宇將潘伯彥要他在主子醒來後，仔細與主子說明其毒的潛伏及發作情形，要主子千萬別輕忽，然後又說著，「伯彥還說，傅大夫能藉由把脈就看出爺身上中這奇毒，實在很不可思議，但更令他汗顏的是傅姑娘，小小年紀，那一手神乎其技的針灸術，不是伯彥誇大，就怕皇宮裡的太醫也無人能與之相比。」

這話的弦外之音是，主子得控制暴躁脾氣，不然，這對醫術出色的父女極可能會拒絕診治呢。

梅城桓腦海裡浮現傅雨柔那張像朵蓮花般沉靜的美麗臉龐，還有那突如其來的嫣然一笑，在他暴怒的當下，就連男人都嚇到噤聲，她的膽識倒真不小！

鄧風用力點頭，「是啊，那娘兒們長得美不說，那一手沉定扎針的好功夫，甯說伯彥看得羞愧，連我這老粗都嘆為觀止，總以為她是仙女下凡來救爺的，唉，可惜了，這麼早就成了帶個拖油瓶的小寡婦。」

還真是可惜了！梅城桓莫名的也替她感慨起來，只是，正想開口問潘伯彥怎麼不在屋裡時，敲門聲陡起。

傅雨柔開門走進來，她身後的胖丫鬟還端了一碗湯藥，見所有人看向她跟主子，手上拿的藥碗抖抖的看起來就要打翻了，鄧風連忙上前接過手。

傅雨柔看著氣色好了不少的「爺」，一張稜角分明的俊顏，黑眸蘊藏著冷冽，他薄唇輕抿，全身上下散發著一股懾人的氣勢，她爹說了，這個男人絕對是個大麻煩，她要能讓他早點離開仁醫堂就讓他離開，但他反覆發燒昏迷近七日，怎麼讓他走？

「爺總算是醒了，把藥喝了吧。」她說。

梅城桓蹙眉，對她不甚友善的口吻感到不悅。

他將略顯苦澀的湯藥喝下後，將湯碗遞給鄧風，再看著她，她也不說話，只是坐在床榻上，打開藥箱，拿了一把剪刀剪斷環胸的紗布，將紗布放到一旁的銅盆內後，準備替他換藥。

「傷口癒合需多久？」他問。

「至少要一個月。」她邊說邊打量他的傷口，抹上藥後，她跪坐在床榻上方，傾身將手上的布條在他的胸口間來回纏繞，這個動作她勢必得靠他靠得極近。

梅城桓看著近在咫尺的美人兒，有教養的閨秀，就算是寡婦，如此不避嫌的幾乎貼身了，也該會不自在，但她臉上竟然不見半點的害羞靦腆。

「傅姑娘常幫赤裸男子近身醫治？傅大夫又怎會允許，還是醫者眼中，沒有男女之分？」他純粹是好奇。

她爹當然不允許，但能怎麼辦？拜這個男人之賜，她爹現在還躺在床上呢！

但她什麼也沒說，只是神情平靜的繼續手上的工作。

不過，梅城桓一問出口，倒是注意到其他人表情怪異，鄧風先是尷尬的看了傅雨柔一眼，再看著主子道：「爺啊，其實，在爺第一晚發燒昏迷時，是傅大夫來替爺換藥的，可是，爺可能傷口痛，加上毒發時熱時冷，神智不清，就、就一」

「吞吞吐吐的什麼樣子！」他受不了的一吼，再度扯動傷口，痛得他齙牙咧嘴，而且，他咬牙看著仍在替他纏紗布的美人兒，是他的錯覺嗎？怎麼布條好像纏得更緊了？

「爺揍了傅大夫肚子一拳，第二天，就換傅姑娘來了，但她要我幫忙纏紗布，但纏的鬆緊不對，爺躺下後呼吸困難，所以，還是麻煩傅姑娘重纏，接下來，就傅姑娘自己來了……」鄧風愈說頭垂得愈低，粗獷的臉也難得泛紅，糗啊，看似簡單的事，他一個大男人竟做不來。

梅城桓頓時有些困窘，他看著表情沉靜的傅雨柔，她正在將布條綁結，難怪，她口氣如此不善，但他的目光再看了看，問：「潘伯彥呢？」

眾人都知道爺在想什麼？潘伯彥也是大夫，沒理由這種事他做不來。

「傅大夫被爺揍那一拳，身體不適，只能在床上養著，所以，潘伯彥只能以傅大夫來訪遠親的名義，湊巧遇到傅大夫身體欠安，義不容辭的幫忙坐鎮看病，這時候，可能還在看病走不開。」段宇也對傅家父女感到抱歉。

梅城桓直覺的看向傅雨柔。

「南城的百姓並不是很習慣讓女大夫看病。」段宇跟在主子身邊多年，自然清楚主子心中所想。傅雨柔將布條放回藥箱內，這個爺真的很看不起女人，讓女人醫治很丟臉？！傅雨柔沒說話，但心裡嘀咕著，她還巴不得這群人早早離開！

她下了榻，沉靜的看著他，「晚上再扎針。」

她轉身就要走人。

「妳爹的事，我很抱歉，這樣吧，用最好的藥材讓妳爹的傷快一點好，當然，錢不是問題，」梅城桓頓了一下，「還有妳，就守在我身邊，專心照顧我的傷，能早幾日讓傷口癒合就是幾日，爺重重有賞。」

她回過身來，眨著一雙秋水美眸，直勾勾的看著這張俊美的面孔。

每個人，包括梅城桓都認為她想提出什麼條件，沒想到，等了半晌，她才慢條斯理的開口，「爺真是財大氣粗，但這世上，錢並非萬能。」

梅城桓黑眸倏地一眯，咬牙低咆，「爺還有很多事要做，就是沒空在這養傷，錢非萬能，但沒錢萬萬不能，妳就直接開個價，別煞有其事的假裝清高！」

這一怒，胸口的傷拉扯又疼，「呼呼呼……」他喘著氣兒，神色陰鷙的瞪視著她。

見他眼睛都要噴出火來，鄧風及其他人都不敢出聲，中玉臉色發白，眼眶已泛淚光，身子拚命抖抖。

但她膽大包天的主子只是微微蹙著柳眉，一雙沉靜明眸還是直視著榻上臉都氣到半黑的男子，嗚嗚嗚……主子一定又神遊了，怎麼自己就學不來這門功夫啊。

時間緩緩流逝，梅城桓咬緊牙關，忍著、忍著、再忍著，等著她開出價碼。

終於，她不疾不徐的開口，「爺若沒空養傷，現在就可以走人，醫藥費算至今日，包括住宿，就五十兩吧。」

鄧風等人瞪大了眼，這、這是他家爺要聽的話嗎？她沒看到他家爺黑眸裡的怒焰燒得有多麼旺，那張俊臉扭曲到想殺人了？她到底是眼睛不好，耳朵不好，還是腦袋不好？！

梅城桓額上青筋一抽，怒不可遏的將一旁圓桌上的藥碗打落地上，「砰」地一聲，大掌往桌上一拍，堅硬的木桌頓時碎裂落地，他的俊臉忽紅忽黑，狂怒出聲，「妳以為爺愛留在這裡？要不是這該死的傷，爺早就離開了！撲——」他氣血翻騰的噴出一口血箭。

「爺！」鄧風等人臉色一變，急急衝上前。

梅城桓不僅吐血，身上才纏好的白布又見朵朵血花，這兩日胸膛上緩滯不動的紫黑線，也因他動了內力，加速毒發，竟又開始蔓延。

「呼呼呼……」他痛得臉色慘白，仍惡狠狠的瞪著一張貌如天仙的臉上波瀾不興的傅雨柔，其他人也不悅的瞪向她。

中玉已嚇到腿軟，跌坐地上，沒想到，她的主子還有空注意到她，「怎麼站著也會跌倒？都幾歲人了。」她溫柔的彎身將中玉扶起身來。

嗚嗚嗚……中玉好想走人，可是她雙腿打顫發軟，「小、小姐……他、他那個爺……妳看看他嘛。」所有人都兇巴巴的瞪著自己，她不想當眾矢之的啊。

「患者若不尊重醫者，醫者自有選擇患者之權，將時間及心思放在值得救治的患者身上。」傅雨柔目光澄澈的看著吐血的男子，說得心平氣和。

梅城桓死死的瞪著她，她的意思是他不值得救治？！

「傅姑娘……」鄧風等人真不知該敬佩她還是咒罵她，她到底哪來的膽子敢這麼跟爺說話？即使不知他的身分，但爺此時的神態連他們這幾個大男人都怕啊。

「留下五十兩，把爺移走。」梅城桓忍著劇痛，一手抹掉嘴邊的血跡，咬牙下令。

「爺，不行啊！」鄧風等人異口同聲的反對。

「該死的，敢不聽令，撲——」他面色陰沉的激動怒吼後，再次吐出一道血箭，這一次，他眼前一黑的昏厥過去。

屬下們全急了，「傅姑娘，請妳快……」

鄧風等人的神情變得困窘，明明她什麼也沒說，但就那雙清澄明眸裡的平靜與無謂，眾人竟不敢多言了，就怕他們說更多，她停頓的時間更長，此刻攸關的可是他們主子的性命啊。

終於，她動了，他們連忙退開床榻，見她再次坐上床榻，剪斷他家主子身上的白布條，擦拭血跡後，開始扎針。

每人緊抿著唇，似乎搞清楚這美麗寡婦的性子，誰多問一句，那就等她「想」了好一會兒後，才會進行下一步。

所以，一切都是靜悄悄的。

傅雨柔一針一針的扎著，也不時的看著男人面無血色的臉龐，不時的把脈，不得不承認，這男人長得真好，有一副肌肉厚實的胸膛，但舊傷疤不少，雙手粗糙長著厚繭，但身上有股天生貴氣，與他不時展現的暴戾之氣一樣驚人，這個男人脾氣絕對是很差的，但他的屬下們對他卻非常忠心。

「爺醒——」段宇突然開口，鄧風卻飛快的摀住他的嘴巴，其他人馬上讚賞的給了鄧風一個眼神，再心驚膽戰的看著突然停止下針的傅雨柔。

她正抬頭看向剛醒過來的男人，接著，兩人大眼瞪小眼，他們也不由自主的屏息瞧著，每一顆心都是怦怦、怦怦、怦怦的撞擊胸腔。

傅雨柔一手還拿著銀針，她要繼續扎針嗎？這個男人只要再使用一次內力，她的努力全成了白費，有必要嗎？

梅城桓也不知怎麼的，明明與這個女人相處不久，但從她那雙沉靜明眸，他就是知道她在考慮要不要繼續替他扎針。

他心口堵著一股熊熊怒火，正要開口吼她時，一道黑影突然迎面罩下——

鄧風一個箭步上前，正確無誤的點了他的啞穴！

梅城桓難以置信的瞪著他，鄧風陡地打個冷顫，急急的別開臉，不是他叛主，但是時勢比人強，大丈夫要能屈能伸，只能用這種方法了。

其他人背脊發涼，也以看「烈士」的目光看著鄧風，沒人敢將目光看向主子。

安靜，很好，她一點也不在意男人想殺人的眼神，她的手輕按著他光滑黝黑的厚實胸肌，乾淨白潤的手指在下針時倒是相當堅定，一針一針再下一針.....

這是要把他扎成刺蝟嗎？梅城桓看著自己胸前密密麻麻的銀針，又見那纖纖玉指再往他的皮肉扎上一針.....

其他人雖不吭聲，但也是看得心驚肉跳，這針不會扎太多了嗎？！但沒人敢開口，就怕某人又定住不動。

終於，她收了手，等待留針時間，一切仍是靜悄悄，沒人敢動、沒人敢開口說話，就連中玉也擦去淚水，靜靜站在主子身旁。

但沒人能忽略梅城桓那冒火的黑眸，他的存在感太強大，俊臉神情如閻羅，瞪著一個個不敢與他視線相對的屬下。

此刻，門外傳來腳步聲，這對屋內緊繃的眾人而言無異是天籟，更讓鄧風一千人開心的是，進門的是一襲藍袍的傅耕民。

「爹，你怎麼起來了？」傅雨柔從椅上起身。

「我來看看」傅耕民走到床榻前，先見到一地木屑狼藉，又見患者身上近百根銀針，他的話頓住，倒抽了口涼氣，飛快看向女兒，「雨柔，妳這是一」

她眼中迅速的閃過一抹心虛，但很快就恢復一貫的沉靜，「他剛剛吐血了。」

這一記心虛眸光，別人也許沒看見，但躺臥在床榻上的梅城桓確定他看到了！

他黑眸半眯，她是故意的，根本不必施那麼多根針，該死的女人，她刻意報復他！

傅耕民不知該說什麼，這幾天，女兒見他肚子那一拳瘀青，在替他抹藥時，神情上總透著一抹若有所思，問她，她也只答，「人善被人欺，不公平。」

所以，這是趁機整一下揍他一拳的神祕男子，平衡一下不公平的心情嗎？

「中玉，妳扶爹回房休息，留針的時間差不多了。」她微微一笑。

中玉迫不及待的頻點頭，馬上走到老爺身邊，挽著老爺的手臂。

傅耕民也只能說：「好吧，妳這裡忙完到房裡找我。」

傅雨柔微笑點頭，看著中玉跟父親離開房間後，她開始將男人身上的針一一拔除，費了些許時間，她再度洗淨手，若無其事的坐下來，看著他迸裂的傷口，因她下針止血，雖沒再流血，但還得重新上藥包紮。

「請幫我再換盆水來。」她說。

有人進出，身邊又多了一盆水，她以布巾沾水，慢慢擦拭男人身上的血漬，重新上藥，以手示意他坐起身來。

他憑什麼要聽她的？！他怒視著她，動也不動，驀地，陡地又有黑影靠近一

該死的！又有人點了他身上的穴道，讓他像個廢人似的被扶坐起身。

他怒氣沖沖的狠瞪站在身邊的段宇，就見他臉色一白，愧疚低頭。

叛徒！而這該死的女人再度靠近自己，重新替他的胸前纏上布條，一圈一圈再一圈，一圈一圈又

一圈，再來一圈……他難以置信的瞪著泰然自若的她，她以為他眼睛也受傷了嗎，先前纏的布條根本沒這麼厚！

所有人也目瞪口呆，這樣，待會兒主子能平躺嗎？這白布條纏凸得都像女人的大奶子了。

但傅雨柔仍將布條纏到滿意的厚度後，嘴角微勾，再陡地用力綁緊。

他強忍著痛楚，惡狠狠的瞪著她，他敢確定她絕對是故意的！

「爺的傷口迸裂得更大了，所以，得辛苦爺坐著休養幾天。」她一臉平靜的宣佈。

也就是他不能躺著養傷？也是，這不廢話？任何人纏得像他這般可笑，有誰能躺平的？！這該死的娘們！

「當然，爺若覺得辛苦，要下床走動也是可以的。」她淡笑著說。

鄧風等人飛快的交換一下目光，再看向主子那雙充斥著殺戮之火的黑眸，這樣的眼神，在戰場上交鋒的敵人看了都畏懼，她竟然還笑得出來！

梅城桓氣到都喘了！他真的要讓她繼續醫治下去嗎？會不會他會先氣過頭，不時動用內力，然後，走火入魔，吐血身亡？！

梅城桓並沒有吐血身亡，事實上，除了每晚被扎了上百根銀針，每日換藥纏布條時，將他的胸背纏凸到無法躺平，外加每天兩碗像加了十斤黃連的苦藥湯讓他粗咒幾聲才能嚥下肚外，他的傷勢確實是一天天好轉。

當日，傅雨柔折騰了他好一會兒才離開，鄧風立即出手解了他身上的穴道，接著，一行屬下全數下跪，齊聲請他忍耐，請他接受傅雨柔的醫治，不然，他要是出事，他們絕不會苟活。

所以，他忍了，一忍再忍，但那該死的女人，一天天以苦到讓他難以下嚥的藥湯來整他，還一臉沉靜如水的表情。

人生頭一回，梅城桓感到窩囊，但他不得不忍，她醫術的確高明，不過二十天，他已能下床，此刻，才能站在亭台內，看著這小巧卻精緻的庭園。

「咚、咚、咚。」

一顆小皮球彈跳進南院，一路滾到梅城桓的腳邊，跟著球跑進來的還有一名女童，她梳著雙髻，綁著粉色髮帶，一身粉嫩綢衣褲裝，腳上穿著繡花小鞋，在抱住皮球後，她抬起頭來，看著高高在上的他，以稚嫩嗓音道：「你身上纏著白布條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娘在治療的那個爺啊，你不冷嗎？」

這幾日，春風冰涼，確有寒意，拜胸前那纏得極厚的布條之賜，他上半身根本無法穿上衣袍，僅能披著披風，好在，他是練功之人，倒沒感覺。

但看著這張仰起的可愛小臉，他說的直接，「妳娘替爺纏這麼厚的布條，妳認為我就算冷，能穿衣嗎？」

「不能。」淳淳蹙眉，看著他的臉色有些蒼白，肯定是很冷吧，她一臉認真的道：「我跟娘說，讓她別纏這麼多。」

「很好，我先謝謝妳了，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叫淳淳，我今年五歲了。」她的雙眸笑成兩彎新月。

這個女童跟她的娘一樣，都是個美人胚子，只是淳淳比她那帶著一張沉靜面具的娘要可愛多了，他心想。

「我得離開了，我娘說這南院是讓爺跟你的人休息的地方，我不可以過來打擾。」淳淳拿著皮球，

很有規矩的向他行個禮，才轉身離開，她不再蹦蹦跳跳，而是一步一步的像個大家閨秀消失在他的視線。

真難得，一個五歲娃就有此行儀。

他蹙眉，不對，不只這五歲娃，這半個多月來，每看傅雨柔一次，他就覺得她的氣質不凡，怎麼看都不像個普通的醫者之女。

認真說來，這一家三口都不太對勁，狼蛛毒不是一般的毒，傅耕民卻能一眼看出，傅雨柔更有一手針灸的好功夫，就連潘伯彥這名太醫院院長眼中醫術最好的未來太醫院長人選，都自嘆不如……當段宇跟鄧風打探消息回來時，就見到主子在亭台內沉思。

兩人互看一眼，還真不知該怎麼跟主子提那個震撼消息。

鄧風只能硬著頭皮走上前，拱手道：「爺，天冷呢，你怎麼在屋外。」

「不礙事，何況，傷勢好了不少，傅雨柔雖然行事慢吞吞的，但的確是很努力的要讓我傷口的傷快快結痂，可以早早走人。」他冷聲笑道。

兩人不敢多話，但他們也的確發現了，不只是她，傅耕民也是希望他們一行人快快離開，這些日子，潘伯彥雖不必代替傅耕民在仁醫堂看病，但傅耕民卻開始將他帶在身邊指點他如何下針，但並非潘伯彥笨，也非他資質差，而是那針灸功夫不易學，他向他們坦言，要練到傅雨柔那一手循經解毒補瀉的好功夫，就算是他，也得練上一年啊，但緩不濟急，最好的方法，就是讓傅雨柔隨他們回京，繼續醫治主子才是明智之舉。

梅城桓見兩人悶不吭聲，開口問：「怎麼了？」

他們互看一眼，只好將潘伯彥說的話一一轉述。

梅城桓抿緊薄唇，有些頭疼，本能的，他認為她不會同行，另一個重點是，他也不怎麼願意讓她繼續醫治，可是他的確沒有其他選擇，狼蛛毒不是人人能解，這讓他對傅家一家子的來歷更加起疑，「你們去外頭打聽看看，爺想知道傅家人的大小事。」

兩人雖然對這命令感到有些突兀，但他們從不敢質疑爺的命令，遂異口同聲的道：「是。」

梅城桓再看著他們，有些疲累的坐下來問：「京城那邊沒有消息？」

他們互看一眼，神情為難，自然是有消息的，這也是他們一開始就猶豫不決的主因，遲遲開不了口。

梅城桓倏地又起身，「該死的，你們是被傅雨柔傳染了慢吞吞的病嗎？」他吼聲再起，氣血一陣翻騰，嚇得他連連吸氣、吐氣，順順氣兒。

兩人早就嚇得臉色丕變，憂心忡忡的看著主子，見他臉色緩和下來，才由鄧風開口，「我們沒有被傳染，只是，京城也不知是從哪裡傳出的流言，竟盛傳爺已經在京城梅家老宅病死了。」

「什麼？！」梅城桓再度忍不住的咆哮出聲，胸口氣血再度翻滾，他咬咬牙，拍胸撫氣後，一雙黑瞳燃著火花，額上青筋爆起。

在此當下，段宇跟鄧風膽怯的互看一眼，在心裡不約而同的佩服起傅雨柔，怎麼她面對主子的暴躁怒火，仍然面不改色，甚至嫣然一笑？！

段宇更是在偷偷擦拭額上滲出的冷汗後，才開口，「我們的人已努力在京城洗清謠言，但夫人在老夫人的允許下，已經前往梅家老宅，要去見爺呢。」

「無妨，靖遠侯不會讓她有機會闖進去的。」

靖遠侯也是輔佐太子的大臣之一，更是他的至交好友，這一趟南下，他們兩人沙盤推演，除了如

何應付可能發生的狀況外，也包括要如何應付太后硬是賜婚塞給他的妻子鄭芷彤。

他深吸口氣，「至於我死了的事，肯定是宮中那個老女人刻意散播的謠言，她知道我中了狼蛛毒，認定我必死無疑了！」

段宇跟鄧風都清楚那老女人指的就是太后，但太后一點也不老，年紀也不過大他們七、八歲，容貌可也是傾國傾城。

梅城桓又交代兩人去辦些事後，他則返回屋內，原本想躺一下，但上身這布讓他只能半坐臥在床上，他離京已太久，謠言又起，他勢必得快快回京……

敲門聲陡起，他喊了聲，「進來。」

潘伯彥走了進來，站在床榻前，看著主子胸口那突兀又荒謬的一團白布，他只覺得愧疚，若非他醫術不足，主子又何必受氣？只是，傅雨柔真是名奇女子，舉止嫺雅，溫柔恬靜，怎麼會有這近乎孩子氣的報復行為？

又來了！梅城桓額際抽動，氣得咬牙低咆，「這陣子老不見人，這會兒又不說話了？爺說你們這些漢子全讓傅雨柔那娘兒們給傳染了慢病不成！」

這一聽，潘伯彥俊秀的臉上浮上困窘的紅色，「沒有，只是拜傅姑娘之賜，屬下等人的確不太敢主動吭聲。」

哼！這一點他不知道嗎？！連他這個紹熙王朝的堂堂相爺也不得不練起忍功來。

潘伯彥不敢再想傅雨柔，天知道，這陣子跟在傅家父女身邊重新學習針灸之術，他有一種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的體悟，但他找爺，是另有要事稟報。

「爺，我剛剛發現一件事，傅家父女恐不是一般平民百姓。」

「說。」

潘伯彥隨即道來，傅耕民讓他待在一間小房間學習下針，而那間房裡堆放不少病歷，他因練習下針太久，起身時，腳麻一下，不小心撞到一只木櫃，一大疊病歷掉到地上，他連忙蹲下拾起，撿著撿著，卻不經意的拿到一疊紙張發黃的病歷。

「傅大夫正好進來，他臉色一變，急急的衝過來搶了去，一臉緊張的說著那是一位故人的病史，不方便給我看，雖然我沒看到是誰的病歷，但那一疊用紙可是太醫院內專用的黃色麻紙，以益州所產的麻纖維所製成，細緻耐用，是朝中硯官負責採買的文房四寶之一，朝中文書都用這種紙張，尋常百姓若非富貴人家，是難以購得的。」

梅城桓沉吟片刻，「你確定？」

潘伯彥語氣堅定，「五年前宮變，死了不少太醫，我才能進到太醫院，當時，老太醫交給我不少病歷讓我看，全都是一樣格式大小的麻紙，絕對錯不了的。」

梅城桓抿緊了薄唇，看來，這裡得留下人盯著傅耕民外，他還得說動傅雨柔隨自己回京，他開口，「在我們離開前，看看有無機會翻看那疊病歷，看看是宮中哪個皇親國戚的病歷記錄。另外，你去遊說傅雨柔，讓她跟我一起進京。」

潘伯彥一臉為難，在主子眼中冒火時，才急著坦白，「其實，我已跟傅大夫提了，但他沒點頭，至於傅姑娘，屬下定會盡力遊說，不過，我也會請其他人幫忙說，那個傅姑娘，並不是個好說服的人。」

梅城桓還不明白嗎？但就怕由他開口，就像急驚風遇上慢郎中，他會再度氣到吐血，到時候，那娘兒們還不知怎麼整自己！「那就這麼做吧。」

「還是將爺的身分說出來，會不會比較好說服？」他斗膽建議，可其實，對主子的身分，他已稍稍點了傳耕民，為的也是希望他能知輕重答應讓傳雨柔隨主子上京，無奈，傳耕民就是沒點頭。梅城桓搖頭，「這太冒險，你先去試吧，真的不行，爺自己會說。」

潘伯彥拱手離開南院，沿著石板路，進到另一個院落，這是傅家三口住的主屋，再穿過中庭就是看病的仁醫堂。

此刻，堂內人來人往，站在藥櫃前的夥計忙著低頭抓藥，等著看病的人交頭接耳的閒聊，空氣中散發著濃濃的藥香味，明明是很普通的中藥堂，但看病的人卻一點都不普通。

他的目光落到坐在大廳內，正替人把脈的傅氏父女。

傳耕民的醫術上乘，待人親切，備受南城百姓推崇，看病的百姓總是一個接一個。

傳雨柔也替人看病，但大多是幫婦人把脈，僅有幾名年輕男子會給她看病，但那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而這也是傳耕民不願讓外界知道針灸全得由傳雨柔下針的主因。

思緒間，傳雨柔看完最後一名病患，一旁的中玉就彎身跟她說了些話，就見她看向自己，她隨即起身，朝他走過來。

他朝她點頭，一顆心卻不由自主的狂跳起來。

她微微一笑，「我以為潘大夫忙著練習我爹教授的針灸之術。」

「潘某慚愧，傅大夫一手特殊針灸之術極為複雜，日夜練習仍未見火候，」他尷尬一笑，「醫術浩瀚，潘某大受激勵，日後定會努力習成，只是一」他頓了一下，「我家爺的傷勢雖好了不少，但要完全拔毒需夜夜針灸，我想懇請傅姑娘跟我們去一趟京城，我家爺肯定有重賞。」

他們是京城人氏！傳雨柔的心跳陡地漏跳一拍，待心神略定，她才開口，「承蒙厚愛，只是，京城的大夫還會少嗎？你家爺的傷，小女子還沒有自負到非我不可。」

「這.....爺的身分特殊，受傷一事不宜讓外人知，偏偏潘某醫術不精，實覺慚愧。」

她微微一笑，「憑你家爺的『好』脾氣，應該沒有大夫敢不替他看病的。」

潘伯彥頓時語塞，不知該如何接話。

「我得去忙了。」她向他點個頭，轉身走回看診桌，扶著一名前來的老婆婆，領著她在桌邊坐下後，讓老婆婆伸出手放在脈枕上，「葉婆婆，哪裡不舒服.....」

他靜靜的看著她溫柔的問診，低頭寫藥方.....她似乎意識到有人在看著她，不由得抬頭看向他，一對上眼，他俊秀的臉，竟莫名的紅了，他急急的轉身離去。

他在太醫院當差，皇宮裡的嬪妃哪個不美？雖然有的溫柔、有的驕縱、有的虛偽，但就不曾見過傳雨柔這種，總是雲淡風輕的模樣，做什麼都不急，慢慢來，連說話也一樣，聽來話中明明帶刺，但她的語氣就是淡淡的、柔柔的，讓人也冒不出火來。